



绿野飞花

大段河北岸的爆竹声

丁利

回到老家大段河畔过年，除夕夜，我总是独自绕到老宅后身，透过黑黢黢的夜色，久久凝望大段河北岸那个灯火点点的小屯。我耐心等待来自那里的声音，当小屯辞旧迎新的爆竹声劈劈啪啪爆豆一样点亮夜空时，我几乎站不住脚了，看着、听着、走着，眼泪不知不觉爬满了脸庞。
与这个小屯的情结，源于我的父亲。
其实我心里，早已把这个可亲可爱的村庄纳入了我故乡的视野。
这个叫张木斯的无名小屯，它就在我故乡大段的北岸，最远不过5里路，家乡在南岗上，那个小屯就在北岗上。彼此的轮廓都看得清清楚楚，村里长着几棵大树，牛羊的出出入入，都一目了然。
清晨，早起的人，隔河相望，能听到那个小屯牛羊的叫声和放牧人的吆喝声……除夕之夜，张木斯小屯燃放鞭炮的时间，总是晚于我们屯大半个点，也就是在我们屯接神神的鞭炮声渐渐平静时，才传来张木斯小屯那一阵阵此起彼伏的爆竹声……
那时，我常想这两个屯是血脉相连的。两个屯中间有条不深不浅的大段河，夏

季水草茂盛，飞鸟长鸣。
在那白亮亮的河水和绿油油的蒿草中，偶有农人骑马，水花四溅地从南岸跑到北岸去，或三两个半大孩子摆着小渔船，撒着渔网，从北划向南来。河水干涸时，就有条弯曲的土道把两个村子紧紧相连。
真正认识张木斯这个小屯，是我十几岁时。那时，父母常赶着车，带我们到张木斯屯北边的草场打柴。有几回中午没带饭，父亲带我们到张木斯屯他朋友家吃饭。那个人叫王福，我们叫他王叔。他长着一双大眼睛，脸膛黑黑的，是当时的小队会计，原与爸爸是同行。
他全家人待我们非常热情，记得在他家吃过两次饭，主食都是白面饼，那年代只有过年才能吃到细粮，我每次都吃好几张，王婶那饼烙得实在是大可口了，薄薄的层、黄黄的油、香香的味，现在想起来依然是那么美味无穷。
在这个小屯，父亲还有一位至交，名叫张洪林，我们叫张叔。这个人长得很单薄，说话快但不流利，我们也在他家吃过饭，但不是白面饼。记得有一次，刮很大的风，张叔骑自行车来我家做客，母亲总和他开玩笑，说他是家雀骨头，可别让大风刮跑了。
那天他在我家吃中午饭，我抓住这个机会，推出他放在房山的自行车，在院外村边开始练骑车。在几个伙伴的帮助下，摔了无数次跟头的我，借风力和人力终于学会了骑自行车，可我把车脚蹬子给摔掉了一个，怕大人骂，也没敢声张。
张叔喝完酒，醉熏熏地推起自行车走出院子。在北道，我发现他一上车一下蹬空了，脚蹬子啪的掉在地上，他也跟着栽倒下去。张叔爬起来捡起脚蹬子，拍打几下

身上的尘土，推车的身影渐渐地消失在夜色中……
我和几个小伙伴躲在墙头后面，捂着嘴笑个不停。
那时，我父亲由于工作认真，得罪了村干部，大队会计一职被拿下，不适宜活的他放下“铁算盘”，拿起了沉重的铁锹，8口之家生活极度贫困。不管从事业上还是家庭生活上，都是人生的最低谷，别说朋友，就连近亲属也都无影无踪了。常来我家做客的人就是张木斯屯的王叔和张叔。每次来，他们都唠得很投机、很亲热，天不黑他们是不回家的。有时喝多了，干脆就推着自行车或步行回去。
人遇难时，有朋友来与你推心置腹的交流，该是一大幸福。父亲闲着的时候，也常去张木斯屯，会会莫逆之交的王叔和张叔。
后来，我长大了，上学、进城工作。但每次回到家乡，我都向父亲打听两位叔叔的情况。但噩耗先后传来，30年前，体弱多病的张叔病故了；20年前，身体健壮的王叔也因患脑溢血走完了自己的人生。
每每回家过年时，除夕之夜，我还是情不自禁地站在屋外聆听张木斯屯传来的鞭炮声。果真如此，还是迟半个时辰，那不绝于耳的爆竹声才开锅一样响起，久久地响起。每一个节奏、每一个炸响、每一串长鸣，对我来说都是那样的熟悉、那样的亲切、那样的快慰。
此时此景，那村庄和两位叔叔的模样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30年后，当了记者的我，有幸来到张木斯屯采访一名考入哈工大的大学生，是我主动来的，因为这个小屯对我有恩。我用摄像机拍摄了这个古老的小屯，拍摄了这个培养出两名大学生的清贫之家，并主动联系社会各界向这个贫困之家伸出温暖的手，献上真挚的爱。
这个小屯走进了电视荧屏，我心潮澎湃，又想起了王叔家那可口的白面饼……
那年春天，听说王叔的孙女结婚，我不请自到去这个小屯喝喜酒。见到城里的记者，这个小屯乃至王叔的儿子都有些吃惊，我握紧王叔儿子的手说：“当年，你爸和我爸是知心朋友！”他低着头，依然惊喜得有些不解。好酒好菜一道道上端，天虽冷，可我喝得浑身发热。开席之前，我还把一杯酒撒在地上，默默地祭奠已故去的王叔和张叔，还有这个有恩于我的村庄。
村庄还是那个村庄，草原还是那片草原。虽说时光过去了半个世纪，可两位叔叔的音容笑貌依然萦绕在我的眼前。特别是王叔家的白面饼，还有张叔的自行车。如今，我的父母都被一年接一年的爆竹声赶老了，也陆续去了天堂，他们相聚在那里，还会是同欢喜、共患难的知心朋友吧！
每年回家过年，在除夕之夜，我都虔诚地等待、聆听来自大段河北岸那个小屯的爆竹声……

举杯

田军

- 苍天举杯 喜迎华夏春节又轮回
地球举杯 星辰争相来贺岁
大地举杯 骄傲中华文化美之最
传承五千载 缤纷灿烂永瑰玮
太阳举杯 欢庆神州崛起再腾飞
富强当今殊 地球村里惊艳美
月亮举杯 美酒敬献英烈与先辈
饮水勿忘源 没有他们能有谁
江海举杯 自豪钢铁长城做雄威
有其守护 太平盛世耀春辉
山川举杯 祈盼信仰追求速回归
灵魂无精神 民族堕落国必毁
大家举杯 祝愿快乐幸福形影随
唯有你康健 生活方能有滋味
你我举杯 红尘滚滚缘情太宝贵
珍惜继光大 地老天荒终不悔

眷恋年画

包利民

我童年时，在过年的气氛中，年画红红火火地贴在墙上，就像门窗上的那些对联挂钱，也在我心底下了一份喜悦、一份幸福。那是一种透着温暖的感动、一种不觉流逝的祈盼。
每到腊月，小孩子们就盼年。在过去那样朴素的年代，过年，有着不可抗拒的诱惑。年前的几天，有几项重要的活动，其中之一就是买年画。那时农村还有供销社，各种各样的年画就挂在屋里，我们兴奋地逐一去看，挑选喜欢的。现在想来，那时的年画也很简单朴素，都是年年有余吉祥喜庆的。而我们最喜欢的，却是那种带有故事的成套的年画，像什么《穆桂英挂帅》《呼延庆打擂》等，画得好，里面的故事也好。
过年的那一天，才起早张贴对联、挂钱、年画什么的。墙上贴了一年的旧年画，此刻终于走到了尽头。我们常常为哪张画应该贴哪儿而争论，一般炕头的墙上，都是那些最典型的吉祥如意，或者娃娃抱鲤鱼，或者老寿星捧聚宝盆。年画一贴上，屋里立刻就亮堂起来。那时的年画都是很普通的纸印制，西面的墙上，通常贴一些风景类的，看着很赏心悦目。
而小屋里，墙上都是那些我们最喜欢的画了，除了那些带故事的，还有一些人物的，许多东西都是从那时在心里生根的。印象最深的是一套《红楼梦》十二金钗的年画，每3人一幅，共4幅。那时我就总问姐姐，这些人都是谁，姐姐就会不厌其烦地给我讲，我后来爱上《红楼梦》，与那些年画有着很大的关系。
有一年去叔叔家拜年，在他家墙上看到一幅年画，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幅画叫《三打白骨精》，金色的美猴王威风凛凛，高举金箍棒，而白骨精画得很恐怖。这个故事早就知道，可是从画上看，却有着另一种感觉。而堂弟和堂妹还小，追着问我那是什么故事，于是我大讲特讲，很有成就感。还有《大闹天宫》等，那个深受大家喜欢的孙悟空，曾经热闹了无数个新年。
另外还有一些十二生肖的年画，新的一年是什么年，在画里就会体现出来，只是从记事起，还没来得及在年画中看尽那12个动物，人就已经慢慢长大，失去了最初的欣喜心境。
那个时候，甚至会在纸上照着那些年画去画，虽然画得乱些，心里却充满欢乐。姐姐画得最好，有一个大本子，都是她画过的年画，每一年的都有。只是再也找不到那个本子了，如果在几十年后，翻看曾经的本子，心里该是怎样的沧桑透着幸福。
随着年的过去，外面的对联福字挂钱，由于经风经雪，日晒雨淋，渐渐地失去了颜色，慢慢地零落。而屋里墙上的年画，却还在散发着生机。虽然它们也在慢慢地陈旧，可是依然时时吸引着我的目光。一看到它们，就会回想起过年时的热闹与幸福，就会盼着又一个新年早早到来。就像现在的我，一想起那些年画，就想着能回到过去的时光里，回到过去的无忧无虑心境，用心去过每一个年。
现在的城里，过年时极少有贴年画的，不知乡下是不是这样。只是我想，如果依然贴年画，也必然不再是过去的种种。那些古老的年画同古老的岁月一起远去，可是在我心底、在我的生命中，那些曾经鲜活的、曾经陶醉的、曾经流连的，却永远不会褪色，我永远眷恋年画！



快到东南响了，土匪的多次进攻除了死伤十几个人外，一无所获。几个大寨子的匪首找到了王宾，提出是不是该撤了，打这么长时间，要是县里的保安大队赶过来，咱们可就都玩完了。王宾听罢大笑一声说：“你们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我在县里安排的眼线昨天就送到了信，县保安大队昨天下午开到了什花道东边去了，我算计了，等区中队送信他们再赶回来，最快也得5个点，你们打了这么半天，我仔细听了，这大寨里也就五六支枪。咱们号称300多人的队伍，拿不下一个五六个人守着的院子，还有脸说撤？一个人拿一个烧火棍也该插下来了吧？我还是那句话，谁要想开溜动摇了我军心，我王宾就先灭了他。”
区政府的大院里，看着太阳越升越高，张区长的心情也越来越凝重。
王宾此时正在一家民房的院子里



按着时间算，这个时候县大队的援兵也该赶过来了，他知道一定是情况发生了变化。他告诉张海马去通知同志们，要节省子弹和手榴弹，做好长时间作战的准备。
土匪又开始攻击了。这次只是趴在地上打着枪，虚张声势地喊着叫着，谁也不肯先走一步。张区长在大墙上的观察孔看着，他知道敌人有些动摇了，谁也不肯卖命了。这个时候只能靠子弹一个匪首，这个寨子就会溃败，这群土匪就可能发生连锁反应。
张八路你听着，你要是个小子你就露露头，让爷们看看！
张山东子，真他妈没尿，是你爹揍的你露露头！外面的土匪扯着长声齐声喊着、叫骂着。
“爷我就这起身看看你们，就怕你们没那好枪法，沾不着你爷爷的一根汗毛！”张区长回敬着。
一颗手榴弹从墙里扔了出来了，焦躁地来回走着。他思索着，区政府院里难道只有张八路领着几个春天还在种地的穷小子守着？凭着多年的经验，他相信自己的判断不会有错。可就凭这么几个人，让一支300多人的队伍打了3个多钟头都攻不下来？这张八路是共产党，共产党我了解，他们不怕死，可那几个庄稼人呢？只有两三个月的功夫，他们这能耐、这股精神是哪来的、谁给的？他有点琢磨不透。王宾长叹了一口气，抬起脸看着东南边的太阳，最后，把眼睛盯在了远方的几棵老柳树上。
王宾喊过来长久，让他安排几个弟兄，挑一个瘦小的，爬上那棵最高的老柳树。
“往院里打枪啊，够不上吧。”长久不解地问。
让他带上我的望远镜，往区政府大院的西北角仔细看看，看到啥随时让树下的兄弟跑回来告诉我。
(待续)

回家过年

刘红英

年是悄悄来的
母亲期盼的眼神
从日出到落日
变成满天的星斗在闪
父亲长长的牵挂
山环水绕绕山
变成直泻的银河落心田
城里霓虹璀璨
大街小巷摆满年货小摊
乡村年糕粘着蜜枣的甜
杀年猪成了过年的第一道大餐
年是喧嚣而来的
列车加密
人们操着不同的方言
从南往北 由北往南 摩肩接踵
洋溢的笑脸驱走三九严寒
大包小裹拎着孝心一片
都只为了一个共同的心愿
回家过年
回家过年
家和故乡是最甜蜜的牵绊
思念的暗流总是无法承载
爱的渡船
家是我们成长的摇篮
一声乳名足以消散在外漂泊的苦辣酸甜
家是圆周的那个点
无论多远也走不出那个圆圈
家是风筝的那根线
不管飞多高 总是牢牢地拽在它手里边
年是我国最盛大的一个节日
不分民族不分地域
任时光流转
千百年来年俗年味亘古未变
红是年的色彩
红彤彤的对联贴门两边
红福字端坐在正中间
红灯笼把美好的祈盼高高悬
红窗花是最美的画卷
红脸庞是心底的微笑
红衣裳是节日的同款
红腰带把福祿系在腰间
红袜子穿脚上
走出好运连连
红驱灾避邪在我们的习俗里根深蒂固
护佑我们吉祥平安
还没迈进家门槛
不是有多丰厚的压岁钱
而是乐享儿孙绕膝 老少同欢
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
盘点去年的收获
畅谈明年的打算
是举起酒杯咽下的醇香
是爆竹炸响喜悦的弥散
是烟花耀眼绽放的绚烂
是走亲访友递增的情感
年味淡淡
年味悠远
这一天笑声在笑声中传递
这一天祝福在祝福里蔓延
这一天心情在心情里陶醉
这一天欢歌在欢歌里回旋
忘了年龄
忘了时间
忘了痛苦
忘了烦恼
就像童真的孩子一样天真烂漫
如果我们都能把每一天过成年
像今天一样多些慈悲感恩
包容与奉献
那么生活一定回赠我们
365个不一样的幸福与温暖
春雷由远及近
春风乍暖还寒
耸了耸肩膀又挑起了重担
年就是上足了劲儿的发条
沸腾的血液像过电一般
激活全身每一个细胞潜藏的能量
迎着喷薄的旭日阳光
大步流星地走向明天

